



宋槧太平御覽



1卷3
403
72



門 403
卷 172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五

人事部九十六

諫諍五

鍾離意別傳曰孝明帝作北宮意復諫曰頃天旱不雨陛下躬自勅責避正殿之榮今日雨而不濡豈政有改耶是天威未消也愚以為可命大匠止功作諸室減省不急以助時氣奏聞有詔曰朕之不德敢不如教即日中沛然大雨

列女傳曰魏曲沃負者魏曲沃大夫如耳之母也曲沃也魏哀王為太子納妃而將自納焉負謂如耳曰王亂於不別何故不匡之如耳未遇閑會使於齊未值王之清閑負因詣王門請見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脆於心不可以邪開以邪事開誘也脆窳不堅固不宜是故十五而笄二



田八幡
田中

新編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由山田一八郎君
所購以贈
早稻田圖書

太平御覽

卷第四百五十五

一

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所以就之號謚并聘則為妻奔則為妾所以開善過淫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而後隨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為太子求妃匹而自納之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女之別妾恐王之國危也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而賜負粟三十鍾六石四升曰鍾

又曰楚黈莊姪者楚縣邑之女也頃襄王好遊觀之樂焉王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行姪年十二王既出見操幟伏於南郊道傍王車至姪舉其幟王使人問之姪曰願謁隱事於王王召之于何以戒寡人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對曰大魚失水者離國五百里也有龍無尾者年三十無太子牆欲內崩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王曰何對曰王好臺榭而不恤眾庶出人不時耳目不聰強秦聞王左右

使王日以滋甚王不亟反且及禍雖悔無逮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反國比至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而得勝乃立姪為夫人

說苑曰齊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善治國家如何且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又曰秦始皇時侯生諫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至乃敢復見我侯生日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趨末人力殫盡尚不知臣等恐言之無益而自取死也故逃而不敢言

又曰趙簡子舉兵攻齊令軍中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

曰公盧望見簡子而笑曰臣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隣家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還師而歸
又曰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王不許也王曰黨友也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邪不易言以求生王殺杜伯而儒死之

又曰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

又曰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抗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毒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敗始皇乃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

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械陽宮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耶曰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趨炊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趨召之入皇帝按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趨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

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
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
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皇帝曰何等也願聞
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
慈之心遷母械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
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所
言已畢乞行就鑕乃解衣伏鑕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
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
爲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械陽宮
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
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
之力也

又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土有反三月之

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諫者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
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
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
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
子比智矣委其耕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
諫耶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士負水
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
百里民之鬻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
顧臣愚竊以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
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
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
闕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
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用賢人辯士之

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日已乎反矣
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
心又危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矣今子說足以動寡人之
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
者吾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
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又曰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鍾昭寡人之名焉寡
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
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令支而反
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
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
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好直言臣以直
言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肯太公之言而

侵魯境非義也壘場之上誦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
衽非文也爲不善過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
處甚高其聽甚下今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
子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又曰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
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嶺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
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
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
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駟馬至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
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
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
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
君爵祿不足以賞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

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乎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陁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鍾鼓管弦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於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又曰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籥籥之贈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之期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菌籥之贈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之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答匍伏將答王王曰不穀免於緇緇託諸侯矣願請變更無答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薜王王伏保申承細箭五十

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申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黃之狗折籥籥之贈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唯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又曰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舣船以送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豹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庭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又曰齊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
晏子曰鄒燭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
乃召燭鄒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
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
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鄒罪已畢殺之景公曰止勿殺
而謝之

又曰齊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則跪擊
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
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
出閭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
出是以不朝晏子入公見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
以出正閭則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
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則跪以辱社稷吾

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民無直辭上有隱惡民多
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
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別跪有直禁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
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
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資時朝無事

又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門曰君至晏子被朝
衣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
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
子對曰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
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門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
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
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布
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

前驅報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竿行歌而至公曰
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
者何以樂吾身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
能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又曰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爲書諫王其
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
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戶之衆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
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故父子之道天姓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
而功流於萬世也臣乘不敢披腸心而效愚忠恐大王不
能用也臣乘願大王聽臣乘之言夫一縷之任係千鈞之
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
知哀其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

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閒不容駸試
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
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
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乃欲乘
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
影而惡其迹者乃背而走無益也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
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
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
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故武王諤諤而昌紂
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
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待故曰君失之臣
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
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婦

絕交敗友者也
 又曰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
 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
 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而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
 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
 不去則亡身亡身仁人所為也是故諫有五十一曰正諫二
 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懇諫五曰風諫孔子曰吾其從風
 諫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終
 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
 上不敢危君下不為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
 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
 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六

人事部九十七

諫諍六

新序曰微子開者紂之兄也紂不道數諫不聽度紂終不
 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決乃問太師箕子少師比干曰紂
 誨於酒婦人之言是用若涉水無津涯箕子曰今誠得治
 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治不如去之紂乃為象牀箕
 子曰彼為玉牀則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為人臣者
 諫不聽是彰君之惡乃被髮佯狂比干曰君有過不以死
 爭則百姓何辜矣乃直言諫紂怒剝視其心微子曰父有
 過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
 矣

又曰許綰魏襄王欲為中天之臺誠曰敢諫者死綰乃負

畚操插而入曰臣聞大王將爲中天之臺願加一力焉王曰何也對曰臣聞天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高七千五百里基址當廣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大王必欲爲之先起兵以伐諸侯及四夷盡有地乃足矣然以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輸當給其外乃可以作襄王嘿然無以應之乃罷

又曰段規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勿與規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爲人好利而鷙復來請地而勿與則必加兵於我矣若與之彼又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向之以兵然則與可以免於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因使使者封萬家之縣一與智伯智伯大悅復請地於趙不與果陰約韓魏而伐之圍晉陽三年後韓魏應之遂滅智伯

又曰田嬰齊宣王弟封靖郭君於薛嬰自威王以來任職

有功故封之靖郭君嬰將城薛客多諫者嬰謂謁者有諫者勿通於是人有謁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若過三言臣則請烹謁郭君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返走君不解曰更言之客對曰君夫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釣不能牽忽而失水則螻蟻得志焉今齊亦君之水也若長有齊奚以薛爲君若一旦失齊雖隆薛之城到天猶無益也君曰善遂不城薛

又曰不幸不聞其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戰國策曰齊王有幸臣九人九人欲傷安平君田單曰單之與王君臣無禮險結諸侯之雄俊其志欲有爲也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日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人臣之功豈有厚於安平君乎王乃煞九子益封安平君

又曰先生王歎造門而歌欲見於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
曰歎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歎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還
報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聞先生直言正諫
不諱王歎曰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止諫宣王忿然
作色不說有閒王歎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天子受籍
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焉能有四王
歎曰先君好馬好狗好酒好色王亦好之先君好士王不
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歎謂王曰世無騏
驥騷耳王駟已備世無東郭韓盧氏之犬王走犬已備無
毛嬙西施之妓王宮已充王亦弗好士也何患無士
附託辛又曰趙且伐燕蘇代爲燕王謂趙惠王曰今者來
過川蟬方出曝而鵲啄其肉蟬合而掩其啄鵲曰今日不
雨明日不雨蟬將爲脯蟬亦謂鵲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

必見死鵲兩者肯不相捨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
燕趙久相攻以弊大眾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惠王曰善
乃止之

又曰趙太后新用事秦急征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
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謂左右有
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
后盛氣而須之入而徐趨曰老臣賤息舒旗最少不肖而
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太后敬諾
問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對
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嫗之愛
燕后賢於長安君過矣媼之送燕后時祭祀則祝之曰必
不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今媼尊長安君
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

國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惟君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齊兵出而補逸禮傳曰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弥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鮪患之數言之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則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致尸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吊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靈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弥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鮪之力也史鮪以尸諫可謂忠不衰矣

孝經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年眷眷所以然者臣為君諫若言有過而放矣所諫事遂以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

者冀君用耳事以行灾咎將至無為留之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亦不欲去道不合故去耳以其宗廟賜之環即還賜之玦則去

國語曰周靈王二十二年穀維闕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曰不可晉聞古之長人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賣澤

行成坤國語曰吳伐越越王令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若御寇之號令勾踐請一介

嫡女執箕箒一介嫡男奉盤匱以隨諸御匱沃器也春秋貢獻不懈王府諺曰狐狸之而狐搢之是無成功也今大王既

封植越國而又刈之刈是無勞也吳王曰吾將許越成中胥諫曰申胥吳臣伍員不可請大夫種勇以善謀將還玩吳國於

股掌之上以得其志故婉約其辭以從王志為虺弗摧為

蚺將若何

地短

吳王不聽乃許盟

立後土國語曰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

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

王命立戲樊仲山父諫

樊宣王卿士山父之所曰不可立也

也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故出命不可不慎也命之

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

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天子其圖

之

又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

不可料也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

王卒料之及幽王乃滅

諷諫木國語曰晉平公射鵝不死使堅襄搏之失公怒拘

將煞之叔向聞之曰君必煞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

林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射鵝不死搏之

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必速煞之無令遠聞君顏怛

怛乃走赦之

說苑曰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

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

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

斬之顏燭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比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比二子

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

道聞國大謀不內矣

又曰吳王欲伐荆舍人小孺子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遊

於後園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對曰榆上有蟬高居

而鳴不知螳螂在其後螳螂欲取蟬不知黃雀在其傍黃

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臣欲彈雀不知露

沾衣如此者皆務欲得其利而不顧其後患也王曰善哉
乃罷兵賦勸其資勉勵將進戰不戰皆資其利
又曰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不治城郭敢有諫者死國人
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
大夫入言晉人咎犯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
出鍾磬等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
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
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
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
是一也便游赭畫而後城門二也柱梁衣繡七民無褐三
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秣五
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鍾鼓除竽瑟
遂與咎犯治國

又曰枚乘上書諫吳王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
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殫極之綆斷幹水非石
之鑽繩非木之鋸也漸摩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
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十圍之木
始生於孽可分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
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
積德循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
而亡臣乘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吳王
不聽卒死丹徒

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
荀息聞之止書求見靈公張弩待矢見之謂曰子欲諫耶
息曰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子
爲寡人作之息卽正顏色定志意以碁子置下加九鷄子

其尤左右惰息靈公扶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息曰
是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
三層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有空虛隣國謀議將欲
與民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乃至於此卽
壞九層之臺
又曰秦始皇時侯生諫始皇望見侯生大怒侯生日陛下
之淫萬萬丹朱而千千桀紂臣恐陛下之千亡曾不一存
始皇嘿然久之曰汝何不蚤言侯生日陛下之自賢自健
上侮五帝下陵三王奔素樸就末伎陛下亡徵見久矣臣
等恐言之無益而自爲取死也故逃而不敢言
又曰楚莊王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不敢莊王
獵於雲夢椒舉諫曰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廢國亡王之
馬豈可得哉王曰善不穀知屈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

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其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
夫酒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晏子春秋曰景公爲長康音來舍也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

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兮不得

穫秋風至兮草零落風雨之拂煞之靡弊之歌終顧而流

涕張掖而舞公止之曰今日夫子有賜譏寡人之罪遂廢

酒罷役

又曰齊景公使人養所愛馬暴病死景公怒令人持刀欲

殺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而問

古者堯舜支解人從何體始公懼然曰從寡人始遂止不

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請數之使自知其罪然後殺之

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尔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

死罪一又殺公之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一馬之故而

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一殺公馬使公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隣國汝當死罪三令以屬獄公喟然曰赦之

又曰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而又為鄒之長塗晏子諫公斬板而去之

又曰景公有愛槐令吏謹守之令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不聞令過而犯之者將加罪焉晏子諫曰嬰聞窮人財力以從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謂之逆刑殺不稱謂之賊三者守國之大殃也君饗國德行未見於民而三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人也公曰善出犯槐之囚

君臣望晏子曰景公畋於罾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因自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革衣冠遊而馳公望見晏子曰何其遽國家得無故乎晏子對曰國人皆以君安於

野不安於國好獸而惡民公曰寡人之有子猶心之有四支也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乃若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今四支無心也十有八日矣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田歸

又曰楚巫徵道衷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即位十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神明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於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齋具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衷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於公曰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辟而求五帝之明德也弃賢而用巫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得福不苟降而求帝王不亦難乎

又曰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之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公曰善自余以來未有鳥獸之禁

又曰景公曰為巨冠長衣以聽朝日晏不罷晏子進曰日晏矣君脫服就宴公曰諾寡人受令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也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秦王苻堅懸珠簾於正殿以朝群臣宮宇服御物極珍飾之奇尚書金部郎裴元略諫曰願陛下遵采椽之不斲鄙瓊室而不居堅笑曰非卿之忠朕何由聞過乎

趙擘吳越春秋曰吳王既煞子胥問太宰日子胥數以越諫遂以喪身從死以來若有所亡今欲祠之何日可也曰三月癸未可也及夫差出國祠子胥江水之濱乃言曰寡

人昔日不聽相國之言至令相國遠投江海自亡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曹公征孫權參軍傅幹諫曰于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唯明公思虞舜舞今威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公不從遂無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七
 諫諍
 諫諍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者復前以禮進
 退
 又曰士不得諫士賤不得豫政故不得諫諍及之力得因
 盡其忠耳禮保傅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妻得諫夫者夫
 妻一體榮辱共之詩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不死胡爲此
 妻諫夫之詩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無相離
 之性猶火去木而滅
 劉向新序曰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儀子諫哀公毀室而止
 又曰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七

人事部九十八

諫諍七

白虎通曰諫閒也更也是非相閒革更其行也

又曰闕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者復前以禮進退

又曰士不得諫士賤不得豫政故不得諫諍及之力得因

盡其忠耳禮保傅曰大夫進諫士傳民語妻得諫夫者夫

妻一體榮辱共之詩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不死胡爲此

妻諫夫之詩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無相離

之性猶火去木而滅

劉向新序曰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儀子諫哀公毀室而止

又曰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

壽陵君同軒淫行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
昏歟妄爲楚國妖歟對曰臣非敢爲楚妖誠見之也不出
十月十月王果亡失江漢鄢郢之地

諷諫本新序曰楚襄王亡失江漢鄢郢之地乃使召莊辛
辛曰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不爲遲見兔而呼狗不爲
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國雖小絕長繼短以
千里數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
之間求蚊蚋而食之待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不知五
尺童子以竹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虫蟻所食青蛉
猶其小者黃雀俛啄百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翅自以
爲無患與民無爭不知公子王孫左抱彈右擲丸晝遊乎
茂樹而夕和平酸鹹黃雀猶其小者鴻鵠嬉游乎江河脩
其六翮一舉千里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不知弋者操其

弓矢脩其防翳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
小者蔡侯之事又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經乎巫山嬉
遊乎商蔡之圃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子發受命宣王繼以
朱絲也蔡侯之事猶其小者今君王之事又是也君王左
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行康樂遊娛馳騁不
知穰侯方與秦王謀殺之乎甬塞之外襄王大懼形體掉
慄曰謹受令乃封辛爲成陵君而用計焉

戰國策
文亦同

又曰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楊推車而虎噲獨擔
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羣臣皆推車噲獨擔戟
行歌不推車噲爲人臣而侮其主者其罪何若對曰爲人
臣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噲曰身死
妻子爲戮君旣已聞爲人臣侮其主之罪君亦聞爲人君
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爲人君而侮其臣者如何對曰爲人

君侮其臣智者不爲謀辯者不爲使勇者不爲鬪夫智者不爲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爲使則指事不通勇者不鬪則邊境侵三者不使則君難保簡子曰善乃罷羣臣推車爲士大夫置酒與羣臣飲以虎膾爲上客

又曰楚人有獻魚於楚王者曰今日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國倉粟餘者國有餓死民後宮多幽女者下多曠夫餘衍之蓄衆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幣帛而賙賑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大悅隣國歸之故漁者獻魚而楚國賴之

又曰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羣臣皆曰仁

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黃黃趨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仁君也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者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各納木新序曰魏文侯曰吾一見箕季而得四焉其牆壞而不築吾問何不築對曰不時是教我不奪農功其牆枉而不端吾問何不端對曰地然是教我無侵封壇也從者食其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犯上也食我糟食之食瓠瓜之羹豈不具五味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王孫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

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水有食饋之賢行軍中之有饑色者加五倍之賜又曰衛靈公座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昔桀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歟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悅莊子曰趙簡子出田鄭龍爲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昔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爲我殺人是虎狼殺人固將救之簡子還車輟田曰今吾田也得士又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群集梁君下車毅弓欲射之道有行者白鴈羣駭梁公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

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爲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爲有德於天而惠施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煞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手與止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也人獵皆禽獸吾獵獨得善言而歸又曰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斲輪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列子曰晉文公出欲會伐衛公子鉏仰而笑公問何笑曰笑臣隣之人也臣之隣人有送其妻適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竊笑此也公悟其言

乃止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見君火韓子曰衛靈公之時弥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奚夢曰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夢見人主者見日奚爲見竈對曰夫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故將見人主而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煬君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子瑕而用司空狗

臺甲孔叢子曰陳惠侯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千人欲坑三監吏殺之夫子適見陳侯與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爲城未見不戮一人而能功若此者也陳侯默然而退遽竊赦所坑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荅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來區區之臺未及期月而既成矣何戮

之有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耳

又曰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諫爭之弗聽子高見齊王曰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之過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

又曰智伯欲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仇由仇由君悅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支諫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之不可內不聽遂內之曼支因以斷轂而馳至齊十月而仇由亡

又曰秦繆公以女樂二八與良宰遺戎王戎王喜迷惑大亂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

諫木孔叢子曰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諫我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愧尹鐸對曰厥愛君之愧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

而不愛君之愧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直
又曰越饑請食於吳子胥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仇
讎之國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
踰五湖九江越土地以有吳哉今將輸之粟是長仇讎財
匱民怨悔無及也
殺諫庚符子曰龍逢進諫桀曰臣嘗觀君之冕非其冕也
而冕危石君之屨非其屨也而屨春冰未有冠危石而不
屨屨春冰而不陷者也桀乃笑而應之曰子且就炮烙之
刑龍逢布武而趨赴火而死
相氏要論曰易曰王臣蹇蹇傳曰諤諤者昌變人之情抑
人之欲拂人之耳逆人之意不尔不為諫也
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
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

無已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

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字子橫學貫祕奧師事東海王仲子
王莽為大司馬權貴傾朝莽召仲子欲令為兒講仲子聞
卽褰裳欲往憲曰今君位為博士如何輕身賤道禮有來
學無往教之義不耳輕道也於是仲子日晏乃往莽問君
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荅之莽陰奇焉
又曰郭憲建武中為光祿勳車駕西征隗囂諫曰天下初
定車駕未可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遂上
隴其後潁川兵起乃迴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光祿之言
也
又曰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寮廷議時郭憲以為
天下疲弊不宜動衆諫諍不合乃伏地稱眩瞽不復言帝
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

又曰薛勤字子恭定遠侯班始尚公主主遇始傲慢無婦
禮始殺主詔書怒欲滅其家勤建議執志不顧遂奏上施
行其立朝盡忠類皆如此
又曰劉璋遣法正迎劉備劉巴諫曰不可內也既入巴復
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
疾備攻成都令軍中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甚善
楚國先賢傳曰楊顒字子昭襄陽人爲蜀丞相主簿諸葛
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不可相侵請爲明
公言作家以喻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
晨狗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
容高拱飲食而已矣忽一旦捐弃欲以身親其役爲此碎
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智不如奴婢雞犬哉失家之法
耳是以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

夫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鍾離意別傳曰明帝作北宮意諫曰昔湯遭旱以六事自
責曰政不節耶使民疾耶官室榮耶女謁盛耶讒夫昌耶
苞苴行耶夫宮室廣大所以驚耳極觀非所以崇德致平
宣化海內
東方朔別傳曰孝武皇帝時人有殺上林鹿者武帝大怒
下有司殺之羣臣皆相阿殺人主鹿大不敬當死東方朔
時在旁曰是人罪一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
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也匈奴卽
有急推鹿觸之三當死也武帝默然遂釋殺鹿者之罪
邵氏家傳曰邵信字孝信爲執法都尉吳王嘗因迎春便
道遊獵信從行露板諫曰今元正御節是萬物萌育之始
豈可亡溫養之德而爲逆害之道乎吳王省板卽爲迴駕

虞溥江表傳曰孫權以鄭衆爲郎中嘗與之言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撻寧不畏龍鱗乎對曰君明臣直朝廷與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諫木顧子曰昔梁丘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於竹素梁丘之佞于今不絕亦爲公平正直者聖賢之所先矣
宮殿甲漢書楊雄甘泉賦曰甘泉本因秦離宮旣奢秦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觀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嘿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儻鬼神可也
何晏表諫魏齊王曰臣晏言臣聞善爲國者必先治其身慎其所習季末闇主不知損益亂生近昵譬之社鼠
崔駰與竇憲牋曰主簿崔駰言今且漢陽太守稜吏卒數

十人皆臂鷹牽狗陳於道側云欲上幕府駰聞傳曰禽獸之皮不足以備器用其肉不可以將獻養則公不舉焉禮公侯非兕麋不射且以服猛爲民除害因以登臨器械也故晉唐叔射兕于徒林以爲大甲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兔而有歷險阻之難斯乃細人匹夫之事非王公大人所爲要資也

崔駰與竇憲牋曰駰幸得充下館序在衆賢後陳是以竭其惓惓敢進壹言

閻纂理愍懷太子表曰臣備近職雖未能自潔天日情同闔寺恹恹之誠

王景興與鍾元常書諫其室人大歸事曰朗自近聞室人孫氏歸或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旣久矣曷爲一旦離析以至於歸而不反乎不得面談裁書敘心

祖台之與王荊州書君頃復飲不古人以酒爲篤誠通人
識士往往累於此物君受重任憂深責大至於酒事一條
而末先急僕請以諫願君屏爵弃卮焚罍毀榼殛儀狄於
荆山放杜康於三危流王武於幽都拘穀陽於崇山四罪
既除道自康矣
楚辭曰七諫者東方朔之所作也諫正也陳法度以正君
也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八

人事部九十九

鑒戒上

易曰防患日戒

又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又曰見羣龍無首吉

又曰履霜堅冰至

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又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

又曰當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

又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

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又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位弗期驕祿弗期侈

又曰先王克謹天戒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又曰戒慎無虞罔失法度

又曰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又曰德惟一動罔弗吉德二三動罔弗凶

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又曰白圭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為

左傳曰晉入楚軍三日穀范宣子立於戎馬之前日君幼

弱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天命不於常有德之謂也君其戒之

又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又曰臧孫云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悅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晉說叔向日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又曰正考父三命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偻再命而偃三

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予敢侮

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

又曰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又曰安安而能遷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狠毋求勝分

毋求多

又曰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

懼辱親也

又曰管仲饑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

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滌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是故

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

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

鬪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又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又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再思可矣

家語曰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

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之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

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

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莫聞神將伺人熒熒不滅

炎炎奈何滄滄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將成網羅毫末

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

疆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之不可先也故後

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入皆趨彼我

獨守此孔子顧謂弟子曰此言雖鄙而中事情又孔子觀

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蓋謂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自損而終益故也

又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甚悲孔子驅之前有異人者少進見之吾丘子也擁鑣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有喪也何哭之悲也吾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吾丘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通天下還後吾親

亡一失也事君驕奢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矣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又曰曾子曰狎甚則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情莊足以成禮而已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爲參也而不知禮者乎

又曰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適晉過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也猶鷺之巢于幕懼猶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復義可謂善譏善改矣

國語曰智襄子爲室美士窟夕焉智伯曰室美夫對曰美

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
之曰夫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
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漢書曰張安世曾孫勃嗣每登閣殿常曰桑霍爲我誠豈
不厚哉
又曰傅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
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繡衣
持斧捕盜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躡履迎之
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迺今承顏接
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軟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
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納其誠深接以禮
又曰楊惲失爵位居處治產業起室宅其友人安定守孫
會宗與書誡之曰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恐爲可憐之意不

當通賓客有譽稱也惲內懷不服驕奢不悔坐署斬
望前列曰元帝時京房以言災異數召見又爲吏考課事
奏之因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主
不明而任巧佞房曰知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爲賢而任之
耶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何以知其不賢也曰以其時亂而
君危知之房曰今治乎亂乎上曰亂房曰然則有所任乎
上曰幸其未至於彼也房曰臣恐後世之視今猶今之視
古也元帝嘿然矣
又曰韓延壽善爲政坐法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
小扶持車轂爭奉酒炙延壽不忍拒逆爲飲酒石餘使掾
吏分謝吏民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臨死屬
其子勿爲吏以己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
東觀漢記曰馮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欲令以

善自終乃因讎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
同列終以中傷故遂受誅雖復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
之身忠臣孝子鑿照前世以爲鑒戒能盡忠於國事君無
二則爵賞先乎當世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樊宏爲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
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
後列曰班超爲都護以任尚代超尚謂超曰君在外國三
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
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
敗今君情嚴急水清無大魚祭政不得下和宜陽爲簡易
寬小過繩大罪而已
又曰馬援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侍郎梁松竇
固曰凡人貴富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自持

勉思鄙言松後果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
後漢書馬援兄子嚴敦並喜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遺書戒
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
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
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
又曰徐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
糴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鷄酒薄祭哭卒而不告姓名時會
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千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
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決
去謂曰爲我謝郭林宗大厦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
不遑寧處也
魏志曰傅嘏與鍾會從平母丘儉後會有自矜色嘏戒之
曰子志大量小而勳業難爲也可不慎哉

又曰吏部尚書何晏詣管輅問曰連夢青繩數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霆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人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富也今有蠅而集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慎

又曰曹爽飲食衣服擬於乘輿擅取武庫禁兵曹羲深以爲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子以示爽爽知其爲己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喻不納涕泗而起

吳志曰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張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

江表傳曰孫權征合肥還爲張遼所襲幾至危殆賀齊時

率三千兵在南津迎權權既就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戒權自前拭其淚曰大慙謹以刻心非但書紳也

王隱晉書曰庾袞兄女芳將嫁美服具矣袞刈荆茗爲箕箒焉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而命芳來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將適人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人道也故賜汝以此匪器之美欲汝之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晉書曰趙王倫篡位嵇紹爲侍中惠帝復祚紹居本職上疏諫曰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

隋書曰賀若弼父弼以武烈知名仕周爲金州摠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

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
出血誠以慎口父傳以反唇唐書曰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苦
不自知公宜面論攻朕得失無忌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
絕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孝經云將順其美臣順之不
暇實不見陛下有所愆失太宗曰朕翼聞已過公乃妄相
諛悅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爲鑒誠言之者無過聞之者
可以自改因曰無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
當無比而搃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
悟臨難既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
儉言辭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啓齒事朕三十載
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絕善自無愆過而情
實怯懦未甚更事急緩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過敦厚文章

自其所長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
貞言多利益然其意尙然諾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尙
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
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
附於朕譬飛鳥依人自加憐愛

又曰闈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圖畫工於寫真秦府
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
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
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賜詔座者爲詠召立本令寫焉
時閣外傳呼云畫師闈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
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戒其子曰吾
少好讀書幸免牆面緣情深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
躬斯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末伎立本爲性

所好欲罷不能也及爲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
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唯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
人以千字文爲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又曰房玄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沈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
集古今聖賢家戒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
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表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向汝卽宜師
之八聖士圖文自勵中表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向汝卽宜師
又曰關公本誠實人也下流未始有欺人之心其忠義
勇壯無敵於世其爲人自威震天下其爲國自忠於國其
爲君自敬於君其爲父自孝於父其爲子自慈於子其爲
兄弟自愛於兄弟其爲朋友自信於朋友其爲臣自忠於
君其爲民自愛於民其爲士自守於節其爲人自守於
身其爲國自守於法其爲君自守於道其爲父自守於
教其爲子自守於禮其爲兄弟自守於義其爲朋友自
守於信其爲臣自守於忠其爲民自守於信其爲士自
守於節其爲人自守於身其爲國自守於法其爲君自
守於道其爲父自守於教其爲子自守於禮其爲兄弟
自守於義其爲朋友自守於信其爲臣自守於忠其爲
民自守於信其爲士自守於節其爲人自守於身其爲
國自守於法其爲君自守於道其爲父自守於教其爲
子自守於禮其爲兄弟自守於義其爲朋友自守於信
其爲臣自守於忠其爲民自守於信其爲士自守於節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九

人事部一百

鑒戒下

鬻子曰昔周公使康叔守商戒之曰無殺不辜寧失有罪
亦有無罪而見誅亦有有功而不賞慎之
管子曰齊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飲公曰何不爲寡人壽
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束縛於魯
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晏子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
施益博也

又曰君子居必擇隣遊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又曰人之將疾必先不甘梁肉之味國之將亡必先惡忠
臣之語

列子曰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
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
患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
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三怨可乎
莊子曰夫畏途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從卒而
後敢出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過也
文子曰其文好者身必剥其角美者身見殺甘泉先竭直
木必伐

荀子曰魯哀公問政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
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
知危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以知之
公曰無吾子無所聞之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階
仰見棖棟俯察机筵其器有其人亡君以此思則哀至焉

昧爽而櫛冠未明而聽朝一物失所亂之端也君以此思
則憂至焉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
君之庭者君以此思則勞至焉君出魯之四門以望四郊
亡國之墟則必有類焉君以此思則懼至焉且丘聞之君
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以此思則危至
焉
又曰慶封爲亂於齊而將之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慶
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安不變是
心雖越其可以安乎
又曰桓公往問管仲曰仲父有病卽有不幸政將遷誰豎
刁何如曰不可人情莫不愛其身豎刁自宮而爲君治內
身之不愛何能愛君公曰衛公子開封何如管仲曰齊衛
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封事君十年不歸不見父母非人

心也父母之不親安能親君公曰易牙何如曰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而易牙蒸首子而進之其子不愛焉能愛君公曰孰可管仲曰隰明可其爲人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堅中足以爲表廉外可與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王之佐也君其用之管仲死桓公不用隰明而用堅刁三年桓公南遊堂邑堅刁易牙衛公子開封及大臣爲亂桓公餒而死
又曰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
淮南子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故能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至
又曰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

壽而非千歲也愿恕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生死之分則壽矣

又曰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與魏孰強對曰魏強秦昭王曰其無奈寡人何左右皆然中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城不沒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不過智氏韓魏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又曰木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

又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行不德而武王滅之君恃儉而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說苑曰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彊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

廣此六守者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誠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又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慢大國足以亡

又曰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趨田子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與無如禮何不爲子起與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

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尊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而習之又曰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謹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又曰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

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謹受明教

又曰高上尊貴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知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四海自守以廉此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又曰齊相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相公舉觸以飲之管仲半弃酒相公曰期而後至飲而弃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弃臣計弃身不如弃酒相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又曰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鄉耶常縱曰嘻是已常縱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其敬老耶常縱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縱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又曰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因不剛也

又曰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害樂其所樂必顧其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害矣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復得聞乎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逸命之曰招廢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者富貴之所致者也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苑蘇與我處忠我以義吾與其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以得也其功

不細必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勸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思之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也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卽拜苑蘇爲上卿而逐申伯出於國諸葛亮集先主遺詔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唯賢唯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効之讀傳記必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視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吾終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

鄭玄別傳曰玄病困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候覲通人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究覽傳記今我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親族之憂展孝墳墓觀省野物曷嘗扶杖

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吾兢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恭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耳

曹植別傳曰植博學有高才年十餘歲誦詩論及賦十萬言性簡易不事華麗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穎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二十三矣可不勉與

文士傳曰陸景誠盈曰重臣貴戚隆盛三族莫不罹患構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能保貴持寵祚鍾昆季其餘禍敗可爲痛心

東方朔集曰朔將仙戒其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庸優哉遊哉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劉向集誠子書曰告歆謙之無忽若未有異德蒙恩甚厚
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有憂則恐懼慎
事慎事則必有善功而遺福也
蔡邕女誠曰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致飾焉面一旦不脩則
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咸知飾其面不脩
其心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不脩賢者謂之惡愚
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覽照拭面則思
其心之潔也傅脂則思其心之軟也加粉則思其心之鮮
也澤髮則思其心之順也用櫛則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則
思其心之正也攝鬢則思其心之整也
蔡邕廣連珠曰臣聞目矐耳鳴匹夫小戒也狐鳴犬嗥家
人小祲也猶忌慎動作封鎖書符以防其禍是故天地示
異災變橫起則人主恒恐懼而脩政

魏文帝誠子曰父母於子日雖肝腸腐爛爲其掩蔽不欲
使鄉黨士友聞其罪過然行之不改久人人自知之用此
仕官不亦難乎

王脩誠子書曰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汝今踰郡縣越山
河離兄弟去目下者欲令見舉動之宜以觀高人遠節聞
一得三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
諸葛亮誠外生曰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
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
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
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
庸不免於下流矣

又曰夫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薄無以明志
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欲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九
非志無以成學消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崔瑗坐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
人事部一百一

游說上

釋名曰說者述也宜述人意也

左傳曰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告于齊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聞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或失齊人懼

又曰晉卻鞫言趙宣子曰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趙宣子悅歸衛匡威之田

又曰吳人執衛侯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子貢曰衛君之來也必謀於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

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又曰晉楚會于虢季武子伐莒取郟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請戮其使趙孟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又曰楚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聲子曰吾必復子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聲子曰椒舉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又曰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亡鄭而有於益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

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不關音攝下同秦焉取之關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悅

又曰吳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也君其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又曰楚子饗魯昭公于新臺好以大屈旣而悔之遽啓強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戰國策曰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明王

也王曰何如曰臣聞之明王者務聞過不欲聞善臣請謂王之過

又曰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楚說之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王后無子子楚賢才也棄在趙王后誠請而立之是有子也陽泉君入說王后王后爲請而歸之爲太子也

又曰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夫違禍而求福計莫如事秦今王西面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

又曰蘇秦說季允抵掌而說允送秦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又曰齊宣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吊齊王案戈曰何慶吊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愈饑充腹而與死同患齊乃

歸燕城

又曰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曰夫四時之序功成者去君何不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又曰楚免淖齒於柱國遊騰謂楚王曰秦有上羣牛者重丘之戰請秦王曰必無與楚戰王曰何也對曰南方火也西方金也金之不勝火亦必矣秦王不聽其戰不勝今午又請秦王必與楚戰南方火西方金也楚正夏中年而免其柱國此所謂內自滅也楚懼復置淖齒又曰齊欲伐魏魏使人請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患唯先生也淳于髡曰諾遂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弊名醜而實危爲王不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也

又曰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由余曰事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由余見穰侯穰侯曰急乎由余對曰未急也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請發兵救韓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又曰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入城移師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請問楚之法覆軍煞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今子貴矣又移師攻齊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偃昭陽懼而歸之

又曰范雎謂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注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卒數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狡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大王

之計過也

又曰秦王謂趙使諫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煞此兩人則可若不能煞請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諫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華陽涇陽君大王以孝悌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慊於口未嘗不分與馬衣裘無非大王之服今受大王之嚴令以報敵邑之君不敢弗行無乃傷華陽君涇陽君之心乎又曰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趙惠王曰今者來過川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掩鷸啄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將爲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兩者不相捨漁者得而併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持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故願王熟計之惠王曰善乃止又曰昭陽爲楚伐魏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

太平御覽 卷四十一
日今子既貴矣正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之可乎楚有祠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足爲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爲足遂飲其酒畫蛇足者終亡其酒公攻魏殺將得八城又移師亦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偃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歸
又曰衛客事魏王三年不得見乃見梧丘先生許之以百金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吾聞秦出兵未知所之願王專事秦無他計王曰諾客趨出至郭門而返曰臣恐王事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於事已緩安能急於事人衛客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

也魏王趨見衛客

又曰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夫以韓卒之勇被堅甲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云也夫以韓卒之勁與王之賢乃欲事秦爲天下笑無過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求之予之則無地以給不予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厭以有盡之地而應無已之求鄙語曰寧爲鷄口不爲牛後今面南交臂而事秦何異牛後乎
又曰秦王與中期爭論而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去人爲說秦王曰此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煞之矣王因弗罪
又曰秦令穉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也游騰爲周君謂楚王曰秦者虎狼之

國也有獨吞之意周君懼焉楚王乃說也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鞏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此王業也

又曰惠施爲齊魏交令太子鳴質於齊王欲見朱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病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王從之太子得還

又曰范雎謂秦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蠹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

又曰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諸侯不料兵之弱而聽從人之甘言不顧社稷長利而聽諛人之說誤誑人主無過此矣

又曰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文公卒殤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取十城蘇秦爲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曰燕雖弱小強秦之壻王利其十城而深與秦爲仇王能聽臣莫如歸燕城卑辭以謝秦是王弃強仇而立厚交也齊王大悅乃歸燕城

又曰齊楚約而欲攻魏魏有唐睢見秦王曰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割地而約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秦王遽發兵赴魏魏復存唐睢之說也

又曰楚絕齊齊舉兵攻楚陳軫謂楚王曰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而西謀於秦矣

又曰文信侯欲攻趙而廣河間使張唐相燕張唐辭之少庶子甘羅曰臣請行之甘羅見張卿卽曰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卿曰請聽孺

子而行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

又曰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人皆種麥君若欲東周之乏不若一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人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矣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曰臣聞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人欲王者務崇其德三資者備而至道興矣王曰善起兵伐蜀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誅周王之罪

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又曰蘇秦發書陳篋為揣摩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金玉錦繡取相之尊者乎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問其說對曰臣聞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不爭焉顧爭於戎狄

又曰秦將急攻韓韓王安使公子韓非西入秦上書說秦王曰唇亡齒寒故曰兵者凶器陛下試聽臣之計則從者困而趙孤天下可蠶食也

又曰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放韓盧而逐鶩兔也

又曰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

如伐韓王問其說對曰案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錯日不
然蜀戎翟之長也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王曰善
起兵伐蜀
又曰蔡澤對應侯曰君之祿位貴盛而身不退竊爲君危
之物盛則衰天下之常數也
又曰張登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之羞與中
山並爲王甚矣今召山中與之過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
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過哉趙魏許諾果與中
山王而親之中山東絕齊而從趙魏
又曰蘇秦爲燕說齊王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於燕王
左右賣國反國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
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尺寸功而王親拜
之於廟朝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

宜以益親今者而王不官臣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
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
史記曰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上謁沛公拔足曰延客
入酈生入揖謂沛公曰今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
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
又曰李斯說秦王曰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賢足以滅諸侯
成帝業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
又曰田常欲爲亂於齊移兵欲伐魯子貢見吳王說曰齊
與吳爭強竊爲王危之王曰善雖然子待我伐越而聽子
子貢曰王必惡越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吳王大說使
子貢之越越王許諾也
又曰田常欲伐魯子貢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不
如伐吳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故子貢一出

存魯亂齊

又曰鄒忌以鼓琴見威王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
鄒忌推戶入曰善鼓琴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
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令人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
小相益因推而不害者四時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正也
又曰秦圍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
同說平原君曰誠能令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土方其危
苦之時易得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李同
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
又曰漢王數困滎陽成臯酈生曰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
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稱東藩上曰善
又曰范增說項梁曰君起江東楚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代
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也

又曰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然賀
得通而生

又曰韓非說難曰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
身以此相持說之成也

又曰蘇秦說六國從合秦爲從長并相六國喟然歎曰使
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
以賜宗族

又曰張儀說燕昭王曰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
燕王曰今大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耳

又曰張儀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
群羊而攻猛獸獸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獸而與群
羊臣竊聞以爲大王之計過

又曰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曰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

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

又曰漢王使隨何說淮南王隨何曰項王伐齊大王宜悉淮南之衆爲楚軍前鋒今乃提空名以向楚臣竊爲大王不取也淮南陰許畔楚與漢

又曰李斯詣秦會莊襄王卒乃求爲秦相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秦王秦王乃拜爲長史聽其計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六十

